

# 舌尖上的“非遗”传承

——市级非遗项目曹县麦芽糖制作技艺掠影

又是一年岁末年尾，进入腊月，过年的氛围开始浓厚起来。儿时歌谣唱的：二十三糖瓜粘，二十四扫房子，二十五磨豆腐，二十六炖大肉……小朋友们数着日子等过年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。

歌谣第一句说的糖瓜就是麦芽糖，也叫灶糖或大糖。按照传统习俗，在农历小年这天，大家都要吃灶糖，家家户户还要“祭灶”。传说，灶王爷是玉帝派往人间监督善恶的神仙，会把人间一年来的好事坏事都详细记录下来，在每年的腊月二十三上天禀报善恶民情，而老百姓“祭灶”供奉灶糖，就是为了黏住灶王爷的嘴，让他“上天言好事，下地保平安”，给自己来年一个好光景。而小年吃灶糖习俗也一直流传到今天。

曹县韩集麦芽糖，生产历史悠久，香甜酥脆，久负盛名，是我市市级非遗项目，也是鲁西南地区传统的民间老手艺，传承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。在清朝顺治年间，还是知名贡品。曹县帅华食品公司总经理邓朝玉是该项目的市级传承人，他从十几岁跟随父亲学习麦芽糖制作技艺，至今已有近30年历史。

邓朝玉说，麦芽糖最初以大麦为原材料，现在发展为以大米、小米、大麦、芝麻为主。制作工艺复杂，包括十几道工序。“先将精选大米用温水浸泡，使其生芽，然后用石碾碾成芽浆。同时，将精选的大米（或小米）蒸熟，混合大麦芽浆拌匀，再用沸水浇灌进行发酵，淋出糖浆进行熬制，即成麦芽糖稀。最后，将麦芽糖稀进行熬制，使其变稠制成果糖，冷却到一定温度后，进行摔打、抽拔、制孔，沾满精选脱皮芝麻，直杆状或拧成麻花状，稍微冷凉就成了麦芽芝麻糖。”

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中，邓朝玉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创新，融入现代多重发酵技术，研发白芝麻酥、黑芝麻酥、花生酥等麦芽糖产品，远销20多个省、市、自治区，推进传统技艺向产业化发展。他注册成立了“曹县帅华食品有限公司”，并逐步扩大生产规模，吸纳解决60余名附近留守劳动力在厂就业，使其造福乡邻的同时，为这一非遗项目赋予了更强的生命力。

文/图 记者 时苏建



冷却麦芽糖产品



麦芽糖浆调配其他产品材料



## 鄄城曹氏庄园



鄄城县曹氏庄园，依托曹氏宗祠、曹操点将台、历史文化长廊、文化广场，建设了以休闲、养生、旅游为主导的生态旅游区。

曹氏庄园位于鄄城县临商路以东，长江街以北，泰山街以南，十五路以西，交通便利。曹氏庄园历史底蕴十分丰厚，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。西周初年，周文王之子、周武王之弟叔振铎受封于曹，以国为姓，开创曹氏。东汉末年，曹操任兖州牧，屯兵于鄄，开挖亘古清泉，以鄄城为根据地，开创统一中原大业。黄初二年，封曹植为鄄城王（即陈王）。西晋初年，封曹植之子曹志为鄄城公。明洪武年间，曹氏六十六世祖可举在鄄城居住繁衍，现已遍布74个村庄，传至九十三世，达5万余人。

菏泽市档案馆 提供



▲1月13日，由巨野县书法家协会向菏泽市档案馆、菏泽市图书馆、菏泽市博物馆捐赠的《翰墨麟州》书法集捐赠仪式在市图书馆举行。据了解，此次捐赠的书法集《翰墨麟州》，集合了巨野历代书法创作的精品，是长期以来巨野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的硕果，代表着巨野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、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。

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郭卫东 摄

## 赵东民：用泥塑还原生活

“从艺30多年积累下来，我家的‘泥人’比人多。”近日，在我市非遗项目“菏泽泥塑”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赵东民家里，记者看到了5头栩栩如生的鲁西南大黄牛和各种神态各异、充满生活气息的泥塑，而这些都是赵东民捏出来的。

泥塑，俗称“彩塑”。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，它是用粘土、红胶泥塑制而成的各种形象的一种民间手工艺。

“庚子鼠年过去，辛丑金牛即将来到，为诠释菏泽人民勤劳淳朴、刚毅执着、开拓创新的良好形象，2020年秋天，我就开始了鲁西南大黄牛泥塑制作。”赵东民介绍，一件完整的作品需要运用雕、塑、捏等二十多道工序，以胶泥为原料制成泥坯，塑形阴干，涂上底粉，再施彩绘。这不仅要求创作者有极深厚的美术功底，丰富的民俗传统文化修养，更要有多年的反复研习，才能够达到贴近人民生活，神形兼美的境界。

“做泥塑不能‘照葫芦画瓢’，我要捏出属于自己的东西。”赵东明说。30多年来，赵东民潜心于泥塑世界，天天捏，日日练，几千个泥人见证了她的执着。他用灵巧的双手先后塑造了赵登禹、高秉涵等人物形象，猴子、黄牛等动物形象以及《一粒米》等主题雕塑。

“我要继续用这些红胶泥，捏出我们曾经的生活，让这项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。”赵东民说。

文/图 记者 孙涛



赵东民正在制作“金牛”



给泥人打扫卫生



五牛献瑞



刚捏出的形态各异的小牛



▲1月9日，曹县音乐家协会举办新年音乐会。来自全县各界的百余位会员以优美的歌声和饱满的激情先后演出了《沁园春·雪》等18首歌曲，《暴风雨第一乐章》钢琴独奏及《茉莉花》《喜洋洋》等器乐合奏的声乐和器乐作品，也赢得了与会观众的阵阵掌声。

通讯员 贾怀生 记者 贾宾 摄

近日，由退休干部刘勇先老人编著的《单县志·校注》受到单县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关注。

今年84岁的刘勇先出生于单县老城区的牌坊街，1960年参加工作，先后参与黄河青铜峡、长江葛洲坝、三峡、黄河大峡等水电站建设，为国家水利水电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1997年退休后，刘勇先老人致力编著出版了5部地方文史图书，并在文史杂志发表200余篇文章。

2015年初，刘勇先对《单县志》《单县春秋》《单县通史》《单县教育六十周年志(1949-2009)》等文献资料认真研究，产生了编著《单县古代教育史略》《单县志·校注》的想法。

于是，刘勇先与老朋友刘庆武想方设法在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暨南大学图书馆寻找到了明代隆庆三年、康熙五十六年、乾隆二十四年、民国十八年4个版本的《单县志》，深读精研，夙夜编撰。“明代隆庆三年《单县志》为孤本，从日本回流中国。当年在国家图书馆看到这部《单县志》时，我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油然而生。”刘勇先老人说。

刘勇先老人研读获悉，明代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五月，大雨磅礴，黄河在单县黄塘口决口，县城遭遇灭顶之灾，官府史料文档淹没，就连文庙、书院及重修文庙等石碑也未幸免于难。历史文献实物的缺失，对两位老者编写单县史略带来了很大困难。

2009年3月20日，单县老城区商业步行街开工，元代至正十七年“大元单州重修庙学碑”出土。该石碑为文庙记事碑，碑文1200余字，字体周正，叙事清晰，可谓极珍贵的实物文献档案。刘勇先激动不已，诠释全文，为编著教育史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

刘勇先、刘庆武从四部《单县志》中摘录序言、学校志、选举志(科考)、历代进士名录、历代名人录、古人诗词录等，以突出其珍贵价值，让岁月钩沉重放异彩。

依据清代康熙五十六年单县知县王镛重修的《单县志》为底本，刘勇先潜心校勘、缜密注释。《单县志·校注》之八中有“夏侯之耳”“黄巖之髮”“庐陵之荻”“铜肘墨腰”等典故，引发老人苦思冥想。其查阅《辞源》《辞海》《中国典故大全》等众多工具书，始终未见踪影。后在《女范编》《列女传》等国学经典中找到了点滴线索，又翻阅了数部史籍，走访国学研究学者，对60多个典故进行了近2000条注解，得到了文史专家的充分肯定。

为此，刘勇先老人举了一个例子。“铜肘墨腰”典故是讲清代初期，单县令徐化民获悉匪寇进犯，便身披铠甲准备迎敌。铠甲以铜片护肘、黑漆犀皮护腰，故称“铜肘墨腰”。

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为典故赋予了神秘色彩，研究和释义是一个了解单县历史变革和传承家乡人文精神的过程。倾注着刘勇先老人晚年的心血，共计75万字的《单县志·校注》《单县古代教育史略》出版面世，而《单县志·校注》则成为单县诠释和传承历史人文的“典籍”。“一生最大的夙愿实现了，我感到很幸福！”刘勇先老人高兴地说。

通讯员 刘厚珉